



通雅

詩說
文章新火

卷首三

13
1842
2



加
門號卷 90 2

3
門號卷 1842 2

通雅卷首之三



桐山方以智齊之輯著

同里姚文燮經三較訂

詩說庚寅答客

姑以中邊言詩可乎勿謂字櫛句比為可屑也從而叶之從而律之詩體如此矣馳驟迴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聲以此合拍安得不齒齒辨當耶落韻欲其卓立而不可逸也成語欲其虛實相問而熨帖也調欲其稱字欲其堅字堅則老或故實或虛宕無不鄭重調稱則和或平引或激昂無不宛雅是故玲瓏而歷落抗墜而貫珠流利攸揚可以歌之無盡如是者論倫無奪



媚于節奏所謂邊也中間發抒蘊藉造意無窮所謂中也措詞
雅馴氣韻生動節奏相叶蹈厲無痕流連景光賦事狀物比興
頓折不即不離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邊皆
甜之蜜乎又况誦讀尚友之人開幃覆代錯之目舞吹毛灑水
之斂俯仰今古正變激揚其何可當由此論之詞為邊意為中
乎詞與意皆邊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載如見者
中也俗之為病至難免矣有未能免而免免者存聞樂知德因
語識人此幾知否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
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

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正曰
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

即天地之情也

如天地則不舊乾坤寰宇則舊莊禪最與詩通

况數百年之時文批語耶秋風而為商飈曉日而為朝暾殊屬
可厭然兩間風力所轉翻字法門奈黑豆何要以體格時宜論
之假如退之生割義山刻艷長吉詭激宋

元朴俚果是其人成語成家何妨別路 冒以急口媮快優人
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

當閩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
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
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不中節奏不堪入耳何此
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法嫺矣詞贍矣無復懷抱使人興感是平熟之士偶耳倣唐泝漢作相似語是優孟之衣冠耳天分有限又不肯學良工不示人以樸不如勿作然有解焉不作詩論隨人示樸何傷乎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咏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石一葉性情畢具誰非舞蹈毫端者乎

經解曰溫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詩者也孤臣孽子貞女高士發其宛結音貫金石憤鬱感慨無非中和故曰怨乃以興猶夫冬之春貞之元也五至而終于哀三無而終于喪志氣塞乎天地曾知之乎此深于溫柔敦厚而愚卽不愚者也苦此心之難平

困以必不能而消之塞以不可解而寘之頓引寥濶以曠之息諸濛汜以寘之亦壘麓之牖耳至人無情無不迳情必貌此冒語以為至語以為至語而忌諱一切以責永言論志之正叶乎時而述事時而遊覽時而咏物神在其中各有不得已者存焉不用相強果一真乎無汝迴避處

詩者志之所之也反復之引觸之比興而已矣世亦有知此者未可以言興也興之為比深矣賦之為比興更深矣數千年之汗青蠹簡竒情冤苦猶之草木鳥獸之名供我之谷呼擊節耳何謂不可引故事何謂不可入議論何謂不可稱物當名何謂不可道遙吞吐指東畫西自問答自慰解耶故曰興于詩何莫

學夫詩詩之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惜乎日用而不知雖興者亦未必知也水不澄不能清鬱閉不流亦不能清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以宣人卽以節人老泉曰窮于禮而通于詩立禮成樂皆于詩乎端之春秋律易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皆于詩乎感之道不可言性情逼真于此矣言為心苗有不可思議者誰知興乎知易為大譬喻盡古今皆譬喻也盡古今皆比興也盡古今皆詩也存乎其人乃為妙叶何用多談

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有誦千載上之一言而起舞者矣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造不同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淚下不亦誕乎彈琴而見文王

竄來而愁蛟龍月明而嘯峰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

古人竒懷突兀躍而騎日月之上憤而投潢汙之中不可以莊語故以竒語寫之竒者多窅窅于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鄲則杜撰難免矣然而竒之極者又轉平地或險譚或故問或影略或冷汰或卽事實敘或無中生有瞿唐龍門乎通都橋梁乎宮闕參差乎荒邨邱舍乎各從其類自行其開闢縱橫頓挫之致不以平廢竒不以竒廢平莫竒于乎莫平于乎竒時因時創統因創者存乎其人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竒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眾體是以平載

平奇而得自在者也

姑分體裁而言之古詩直而曲近而遠質淡而不韻追琢而不
劇或以數句為一句或分章以為篇或平行而突立別峰或激
起而旁數歷落或中斷以為迴環或瑣屑而寓冷指轉折之法
如作古文奇矯屈詰嘗類諠諤殊非駢淺所能夢見也人不能
反復于三百楚詞漢魏樂府烏有能蘊藉溫雅者乎六朝組練
駢語別為選體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適鬱實拙滯耳河梁
十九首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
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痛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靖節之
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其能免乎七言

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初之峻蹕宋元至今各
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驅電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
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嫺雅刻
露取快則晚唐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沉厚以老作
態是運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艷香山放
翁之樸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沽丐殘膏
後世尊杜太過者搜泄亦零陵香矣不善學古人者專學古人
之疵累徒好畫龍見真龍必怖而走何怪乎

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王李有見于宋元之卑纖湊弱反
之于高渾悲壯宏音亮節鏗鏗乎盈耳哉雷同既久浮濶不情

能無厭乎青田浩浩無所不有崆峒秋興深得老杜諸將之氣
格歷下婁東固不逮也文長從而變之公安又變之但取卑近
苛癢而已竟陵詩歸非不冷峭然是快已之見急翻七子之案
亦未盡古人之長處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區區字句焉摘而
刺之至于通章之含蓄頓挫聲容節拍體致全昧今觀二公之
五言律有幽淡深峭之情一作七言則佻弱矣時流樂于飾其
空疎羣以帖括填之且以評語填之趨于亾俚識者歎戶外之
琵琶焉

宋後好註詩詩有不必注者挂席拾海月海月為江螿柱使風
帆而拾蚌是何况耶竹林為我啼清晝王母晝下雲旗翻竹林

王母鳥名襲王蔡魯黃之解且曰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
老杜嗟乎老杜之破萬卷豈在此乎此宋景濂所歎擅攘而叢
脞者也一飯不忘君有之矣率爾咏嘆遷就而為之說則所不
必

山谷曰庾信止於清新鮑昭止於俊逸不能兼互謂北地寒故
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故雲色駁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
此耳然乎哉此山谷見宗門之語映帶表法而取以論詩耳其
實杜意不如此也宋以山谷為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派嚴羽
卿闢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為盛唐又何取乎
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

都見爾曹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子美之論也
橫空盤硬妥貼排冪垠崖崩豁乾坤雷礪此退之所取也讀書
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
強點且從王孟錢劉人而深造及此可耳才各有限學必深造
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
此而筆之

漢立樂府練時日諸篇詞皆雕組鏡歌芳樹石流不可讀者大
字屬詞細字屬聲聲詞合錄耳叔中吾妃呼豨奴何奴軒是也
鄭漁仲集解題郭茂倩左克明梅禹金皆以其名彙之實不可
奏諸管絃也唐宋以來二十八調今傳十三無言其分合者所

謂樂府之題約如二郎神新水令隨人填詞豈據郎神新水而
解意乎初起或然唐之明漢樂府題作歌者借名自行其意耳
相傳清平調旗亭則絕句也今故難強詩人擬古自有別致嘗
與同社約取古一解一解之句而各寫其懷何不可以填詞和
古作因創之嗚矢乎

休文知四聲韻多江南之音豈能知陰陽七音之精乎詩可寬
叶正韻時宜古仍可通也詞則必論挺齋內外中聲矣七言二
六既諧其餘自諧非謂可不諧也拘體亦諧拘體之響古風自
諧古風之調作家老乎定叶天然

我有萬古宅青陽玉女峰當留一片月挂在東谿松寫景乎懷

抱乎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此老
會心處不在遠亦不在近也繁霜被野艸歲暮亦云已黃鵠遊
四海中路將安歸此哭途中之休歇處乎萬物各有託孤雲獨
無依此北窗之休歇處乎

虛舟子曰青青河畔艸絕不是青青河畔艸但可曰青青河畔
艸知此比興外之比興否一氣敘至他鄉異縣忽然曰枯桑知
天風海水知天寒拘者必謂針線不續矣乃以雙魚曲折收以
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知此格否老杜之在山泉水清出山
泉水濁韋蘇州之熱者不思火寒者不思水知此格否鷄鳴孔
雀諸篇之長敘斷結北征諸篇用之香山亦用之而各自為致

太冲詠史以遇貴卽賤二語斷之此振衣濯足之奇格也壁遺
鎬池君明年祖龍歿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
春隔流水此太白之奇格也蜀道難有所思其以明遠之行路
而從騷變者乎

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故以句傳天際識歸舟楓落吳江冷之
類是也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狂風吹歸心馬上續殘夢之類
是也一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况言先乎劔截雲灑白雨
割昏曉海水立此以一字逼出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
原自渾老杜陵之馮夷擊鼓羣龍趨黑入太陰雷雨垂何嘗不

作奇語嚇人

山谷曰寧律不諧勿使句弱用字不工勿使語俗故古詩中亦可過對指點律詩中亦可直行不對東坡曰燦爛之極乃歸平淡外枯而中膏淵明子厚之流張為列賓主句司空圖一鳴巢皆刻峭中平淡者也寒郊瘦島正以冷舊寫生臺閣香奩總是鑑空谷響豈以乾剝剝為清真乎

鍊字如壁龍點睛鍊句如虫蛀印文鍊章如黃回舞劍鍊意如山川出雲使事如幡綽啼咲狀物如大帝彈蠅頓節如搗鼓露板滑聲如笛弄歌喉極工巧極天然極渾成極生動以弄丸之胸懷出點金之手眼其樂何如。

杵聲不為客一絃清一心禹力不到處 聲流向西造語刻至匪夷所思謝臯羽曰紛紛古人呼不起鄭所南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州水如此挾痛非吹毛之劍乎有一意而出之不同者磧裡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則淒切于一夜征人盡望鄉矣漢陂行向來哀樂何其多則落節深涼如何不飲令心哀則索然矣又有一意分取其致者退之云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與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就勝耶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鷄棲與君思深漢帝且莫上虛空孰勝耶如今腐州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與永黍高低六代宮孰勝耶軍敗鼓聲死與霜重鼓寒聲不起孰勝耶庾信吳均之合浦葉太白云因為洞庭

葉各自為致耳。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嶺上，千重萬重雨斷。絃收入淚痕，深河梁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沈約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杜云：別離已昨日，應見古人情。艷歌何嘗行云：吾中道與卿共別離，各寫警切亦互相取。杜云：落日辭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諷天寶也。義山云：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長恨歌辭：津陽百韻諷亦激矣。懷古感今，妙在借事反復。冷風中人，不知所指。

各體雖異，蘊藉則同。起三百之人於今，安知其不七言而長律乎？聲依永律，和聲以樂通。詩則近體之叶律，定格謂為補前人之未備也。可愚者曰：一苑一枯，一正一變，一約一放，天之寒暑。

也。過甚則偏矯之，又偏神之聽之，誰秘且平。是其人不欺其志，皆許之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使人繼聲繼其志也。詩不必盡論，亦因時。

詩未嘗不可以折理，折理之詩非詩之勝地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今問夫子曰：手有斧柯，奈龜山何？夫子豈再答乎？利劍不在掌結，反何須多？以何為劍？以何為斧乎？曰：心曰性，曰靜曰理。詩歸望見，必極賞之。或以為禪，此禪家之醢鷄耳。况老將不談兵，耶聖人之教書，叙正語詩以興之，苟知興之側語反語皆是矣。禮以制節，樂以和之，苟知和之有聲無聲皆是矣。格莫奇于三百牛羊之章，先叙飲訛之狀，忽曰：牧人乃夢變魚。

變旗從而占之何其幼乎采綠憶遠忽而作計此後永不相離
薄言觀者冷綴便收至于正月小弁雨無之沉悼萋菲彼何人
斯之激如章法次第最稱神品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離騷之
登天入水作如何會華胥之鈞天作如何會古詩之結婚遺鯉
書字不減作如何會淵明之于戚擲杖乞酒與年作如何會其
指遠矣

漁父鼓枻而去屈原似為所詞矣且問是一人耶二人耶東方
有一士又曰我欲觀其人我是誰東方之士是誰

文章薪火

灑州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幹而根死矣併

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權奪也欲人之
讀真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托以夸毗而絃誦反自廢耶
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
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其
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
也明甚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幹也除蠹也收實也條理
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暑之在
寒暑中也明甚无妄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無非點畫俯仰
遠近皆備于我矣文明以止甲光得薪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義
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估神此最上之神于文章者乎道統且

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文傳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圖書經史明備之後簡畢猶耒耜也
本于大一協于分藝不興其藝不能樂業衆物遊心一室自娛
鼓舞可羣萬世相告筆舌之緣均無所避有正用通用之中道
焉有中理旁通之發揮焉有統類焉有體裁焉不可不知
三知終于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不能知言
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言經濟者專言文章
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言訓詁
者專記事者專寓喻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
專言性命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

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言養生者
因分忘性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若奇兵者要不出于
質論通論攷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
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
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百家紛如何以折中聖人罕雅
藏用彌綸道器優優乎洋洋哉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橐籥萬理之會通有所以
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之所以然則百
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則惑矣支離動躓之象
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白首紛糾則芒芒虫豸非飾陋

巧通則強錚馮河安能不狗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况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窞喪身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人

文章之先嘗知所以為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為何等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可不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為不知而就事言事皆可未得為得而專作夸已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

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衍之者也方圓密顯同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甚矣龍馬狐豕杞瓜萬蟲圭紋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海寶珠隨水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

雨日風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光衝旋倏忽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叟跋襖帖一條又一條隨曲生瀾不知重沓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春秋乃以事還事之筆不可增損禮記論語則通方時義之雅言也詩道性情窮于禮而通于詩觀其深乎

左傳巧練未免雋傷國語伸之與戴記近鄭漁仲辨左傳者十郝京山曰三晉之文士筆劉歆以為丘明便讓博士耳鄒夾不傳公穀皆未親見尼山者也刻核推斷文則峭矣臆故不免戰國短長言則捍闔飛箱之技也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盛于此者鄒邑正正之旗密轉握
竒之籥神于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開漁父之眼而甘以談詒竭
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
之眼而甘以巧激旁寓善用竒兵神于怨創不避者乎三子同
時而不相遇屈專盡人而真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真于惟
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為用本可會一宗其文亦可合
而互之此當俟之間出之士

老子揚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
歷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而已公
孫龍遂為隱射距鈎之機皆揚墨之流也莊宥于無何有之鄉

而樂在冥應善用之因物還物天載兩忘是有見乎無首者不
善用之比之無首矣其詞近于為我其機則破相宗也揚子執
其隨墨子豐其部告子良其限別墨之謾髀縱脫倍譎不忤則
浚恒振恒者也其見偏至其文亦偏至

管子在老子之前其內業篇與老子合其治近功故名法之家
祖之因而附益之申商韓皆是也商韓文最決絕如其法然荀
子主禮法文故明當

關尹子後起者也其論道器頗平鶡冠亢倉搜剔銛鋒甚則為
陰符竒其事為山海經穆天子傳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
也皆周末筆陰符關尹鶡冠亢倉則晉唐筆也

呂覽淮南則養容撮衆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而寓之一
束始發此智更巧于招隱矣嗟乎周公不驕吝而收天下之材
甄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之者耶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
丘為智耶不堪嘖飯

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近乎朴變藏于
平善序事理真不虛也自莊生剝削鈎縣嘗借人物叙事藏其
議論史記直為叙事據款結案何用犯手裝面而強浚之強括
之乎以此讀者更快其情以為天然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
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揆藻勢也徐庾始嫺唐宋遂為別體

吾取其流爽者

韓脩益振起八代之衰為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為質上泝周
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雅故超于
技徒謂平淮西碑為婉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
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迹亦伺累乎退之斯文
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鈎章棘句以為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為篤
論為學道之亞也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會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行于馳騁
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此入至于盡變更須
開眼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其不及以不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此為文章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劔器紀昌之目承挺貫蠱心不是過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也

且緩急亦人之所時有也銳發一論遂轉別論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咲之非虛語也歷引不繹錦綉韜毛之章歷引而繹之各盡其致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何心異聞

反掉作波不抑不揚平準書叙至卜或曰烹弘羊天乃雨借力殺人不置一斷突然而住

荆軻傳倚柱而咲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竒峰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聞此者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善詰客之妙也妙高峰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峰道寓于器正意寓于旁意何往不然

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周公曰坐乎將母子產止兀者曰子母乃稱灌夫曰畢之姬得赫蹠書問上何如曰慳也攷工檀弓儀禮敘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取交之也何常不竒韓退

之賞樊絳碑和盧月蝕稱長吉之鯨吐鰲擲正以為人不可行
恠而忍俊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之鬼母泣天
蝦蟇蝕月多低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原玦天銑溪虬石則鉛
粉惡裝竝不得以棘刺母猴畫策龍蛇相例

古人用意更善奇變劉須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
案也宗一曰劔逼乎子貢之問去食與信也二者何先此待問
乎此謂答在問處使民戰栗激發哀公尼山三聲雪上加霜耳
今人竟作呵宰我說何帝千里宰我子貢擅言語之科并有仁
焉豈心改字

桃應一問不必以事實論也師弟互相逼唱不過欲蹴出一敝

屣耳莊子逍遙遊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歌舞排
場費盡撩天之古曾有出乎敝屣之外者否世必以膠柱為篤
論豈可與神遊康衢見藐姑耶元氣不足一浴一風猶恐外感
于長作史記常尊其父諱談為同自序甚明年表用臣遷謹按
則太史公為褚輩所加未可知也班彪曰子長一人之思刊落
不盡故明授其子孟堅漢書竟不稱歸于父何哉蔚宗目睫徒
飾咲耳

黃潛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著論本本而布嚴雍容者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瀕洞不可犯云
吳萊立夫言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為法

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
常亂

馬存贈益邦或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終身不
知其竒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竒恠之處將與
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
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

程子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
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
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
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溢董遇之百遍攷亭之半日
淵明之不永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度高之開卷一尺玉筠之
重覽興深其各得于輪扁之甘苦者乎吳李子書憲曰短冊恨
其易竭累牘苦于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
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
拘儒之腐陳而谷神死讀遯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崕者期
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寞者非燦吻
不開讀竒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
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不致輟卷而歎掩袂而
泣則配之說也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雨來溪雲升或豪集或

孤訪鳥出啼花冷咲則配之適也

皆辛巳秋書

動則曰唐宋大家抑知唐宋大家皆有深造之火候乎今欲一蹴而偃龍之唐宋大家未許也韓退之答李翱曰古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族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學二十餘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芒乎若迷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如有年識古書之正偽徐有得也汨汨來矣人埃之則喜譽之則憂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有年浩乎沛然矣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然不可不養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

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敢自謂成乎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空文而為後世法亦足樂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柳子厚曰吾少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不苟為炳炳烺烺采色夸聲也未敢輕心掉之懼其剽也未敢怠心易之懼其弛也未敢昏氣出之懼其禱也未敢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本諸書以求質詩以求恒禮以求宜春秋求斷易以求動此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厲氣孟子暢支老莊肆端國語博趣離騷致幽太史公著潔此旁推夾通而以為文也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

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意遠理辨氣厚則辭盛而文昌今尚異者曰奇險而已好理者曰叙意而已溺時者曰文當對病時者曰文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宜易使易者曰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便滯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學古文者說古人之行愛古入之道也持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嶮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恠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徃復

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俯仰揖讓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其别有以服之乎又曰二十七始知讀書後困甚覺古人之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盡燒曩時所為文取論語孟子韓子介然端坐讀之者七八年久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試書之渾渾乎來之易矣若或啓之若或相之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然未敢以為是也潛谷曰子瞻名理類莊治體類賈陸其嘻咲怒罵粹然憤然皆成文可書其大者馳騁

縱逸如行雲流水渾淪光恠雄視百代所自得為多矣子由深
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不可掩謝疊
山曰東坡自莊子覺悟來袁中郎曰坡評道子畫如燈取影橫
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兒弄
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鳥迹水面風痕有天地
來一人而已阮霧霽曰坡長於馳阪而短於頓轡改惡揚之難
深今學蘇者平衍易襲而精奧不傳矣必學六經史漢僅乃韓
蘇愚者曰極深研幾因象數而會通之斯文錯綜之本乎宋人
好平易一往其時尚然也故韓魏公不與永叔言易子厚非月
令國語軌道之變動相詰難彼鳥知有統類秩叙之端幾哉放

翁曰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
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可見學問轉變好尚頓異未可以教活
語也好學不已歷年必變平而奇奇而平不好學而依趣彷彿
即執一而不變矣極深變盡之後無深無淺然後知聖人之文
章皆致中和如未至此或平或奇聽人之才亦可互救以為鼓
舞要期於自成節奏遠鄙信而已

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言文如千
兵萬馬寂然無聲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然
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陳龍川曰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
過於智而不以仁義禮信行之則賊矣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

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既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
往有叙有要奈何涉獵凌鬪於尺幅間况非史非子徒以凌鬪
之氣壞吾人乎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
為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力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為
偽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樹其說竝
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大率淵源無素愛竒者
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為古朴填砌
者以六朝為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
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得意蓋文士之手足釀
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陳興霸之言應矣痴山曰前輩

論文有專取厚重以為風教所關福澤所出者固也其間政自
有辨阿榮山身重三百五十斤顧當時見稱乃在運其三百五
十斤之軀盤舞如飛不然司馬保八百孟業千斤劉荊州大牛
何異哉鐘有徑廣者容可萬石顧其肉郭必不能厚厚則石而
音咽矣惟其靈也惟其動也小巧以為靈凌轢以為動又弗取
也臨以生平之魄力收古人之精英久而出之古人與我鬱勃
而不可已心醞而口咀迫而吐之其聲乃流至於泣風雨驚鬼
神歌舞憤涕不形于外而洋溢于毫端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
能盡其才而養之方為貴耳

宋九青曰先輩豈生今而薄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不暇

至此也不學則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學而狗迹引墨不失尺寸非鹽鐵論所謂呻吟杜簡誦死人之句乎柳子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陵為村夫子子美謂太白少纘密太白謂子美困瑀鎬秦少游謂醉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體大約才人各伸其所獨至少陵欲倣漢魏不難子瞻欲摹周秦亦易惟不肯蹈襲耳然末世之空腹高心不能茹吐古今者率其鄙倍亦曰我不蹈襲也未可藉口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

石塘師曰自以施荅為篤實而古文風致盡矣何謂遠鄙倍乎

好古者以史漢之追章琢句按之久而襲為剽賊矣貴神識者以唐宋大家救之侯廣成曰雜怪難識以為博空疎不學以為靈此謂妄居其創者至狂子僂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於是乎真趨倒行愈變愈下嫌鐘鼓玉帛為芻狗而遂甘為鬼魅也可乎末世才固日生而好學者少文以禮樂尼山所望即以文章致其中和亦安藝息游琢玉繼聲之道也辛巳孟夏將之登州書與曼公

譚苑醍醐曰辭達而已矣恐人溺于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

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達哉天脫于口謂之言之于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天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

知辭非言例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乎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鐻三折漆書三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藝苑卮言云吾嘗論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學歧分而經義帖括為剝啄之尾賢者捨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滉漾自恣莫可窮詰矣鄧潛谷曰宋賢等文學于功利於根本固篤而苛求多拂物理徒生其鷹擊颺去之心虛舟子曰尼父轍環至老終以志事託之斯文安萬世之火於

竈使之可羣樂業而薰陶自化聽上者之通神明類萬物次亦
各食其力各消其智或依循或達材皆鼓舞不能自己掃除者
無乃暗倣別傳乎曾知為宋元王造閉解閉之滑疑哉虞安曰
正嘉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迂萬季以繆妄無稽相
夸而士以讀書為諱至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為鬼語
而不知其所從來噫潛艸曰好學者理明事正辭自然達惟詖
遁之辭不達方且以不達詒人浮山之孤曰學必悟而後能變
化悟必藏於學而後能善用同人達辭之道亦然通其故則不
為所惑不為所惑則善用之皆藥矣學足識盡而用其才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秩叙變化同時中節知達之神者乎

不以辭害意言近而指遠吾無隱乎爾造適不及矣知達之本
者乎

愚者偶書

